

# 思南凭什么 被称“黔中首郡”

王汉林



近年来,思南县在各种平台,大力宣传其历史文化悠久,地方特色种种,并打出“黔中首郡,乌江明珠”的旗号。“乌江明珠”一词容易理解,而“黔中首郡”引来的则是更多的质疑,地方上学者亦多不甚明了,况普通的旁观者。身边的朋友亦多次以此质于笔者,囿于困惑,笔者经过多方查证,终成拙稿,以期能抛砖引玉。

## 贵州与黔中

贵州省今天简称“黔”。该名由来已久,秦昭王时即已设黔中郡,治所在今辰州。当时的黔中郡所辖很广,今鄂、湘、蜀、黔都辖有其地。和贵州关系逐渐详细,始自隋立黔安郡,唐置黔中道及黔州都督府,辖湘鄂西、川东及今贵州大部地区。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设黔中道,置黔中采访使,治地在黔州。溱、思、费、播、珍、锦、叙,奖诸州皆在其辖,清人张澍在《续黔书》卷三对“黔中”的前世今生有较详细的考据,近人谭其骧先生亦有专著,在此不具。唐之黔中及思南、思州、遵义、黎平、镇远、石阡诸州之地,总的讲,主要在二田播州杨氏所辖地界。因贵州大部分地方在唐代都属黔中道所属的黔州都督府,当时这些地方历来都以“黔中”相称,到了明代,“黔中”自然而然成为了贵州的别称。因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,而今贵州之地尽在其南,故贵州之地又称为“黔南”,部分读书人以南部为阳,又有了“黔阳”别称。唐人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有记载,茶出“黔中,生思州、播州、费州、夷州。江南……其思、播、费、夷……十一州未详,往往得之,其味极佳”,这四州皆在贵州境内,可见贵州地区称为“黔中”,是符合历史的。宋人于观在《旧唐书》中亦有“维思为州,实古黔中”的说法。贵州巡抚汪东之在《抚黔纪略》中存在大量把贵州写作“黔中”者,如《贵阳儒学记》“黔中,古西南夷地,自高皇帝辟乾肇造后,遂得列为蕃服,而贵阳为黔省首郡,故梓桐程番地”,这是较早的记录。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在记录贵阳府的坊市时,有“黔南首郡坊”,与“汉夷率服坊”共同树立在府前。另《黔省开辟考》载:“隆庆元年(1567年),改程番府为贵阳府……首郡既设,规模冠冕矣”;《贵阳府图说》亦云“自有明隆庆时,易程番府为贵阳,遂为省会之首郡”;《贵阳府志序》云“而贵阳为一省首郡,志乘未修……”。从上述文献可知,持省会为一省首郡之说,由来已久。而思南从有史起,未曾为省会所在,可见古书所谓思南为“首郡”,当然不是以此而论。

## 省会首郡

“首郡”在普通读者眼中,通常认为的一省之首郡,即为省会所在。思南从有历史至

## 思南何以首郡

那思南为何会出现“黔中首郡”之说?这其实是近些年县人在翻阅明代文献所见,旧时不见于思南文献。笔者查阅多种史料,确

定有此称。今人引用比较广的是《明神宗实录》中,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九月壬辰当日的一段记录。“思南为黔中首郡,文风渐盛,华民日繁……”,这段文字为今人广为引用。至于为何当时的人如此记录,研究者则众说纷纭,如持后周置费州宁夷郡之说;宋《方輿胜览》“大观元年,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,始建思州,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,而思居其首”之说;更有人认为结合上下文,这个堂皇借口。笔者经过多方查证,认为皆立证不足,其称谓缘故考证当隐于“文风渐盛,华民日繁”数字中。

## 费州涪川郡

按《嘉靖思南府志》(下称《思南府志》),思南之地,隋在黔中郡境内,后以其地置务川县、庸州,庸州属巴东郡。武德二年(619年)置务州,治今务川。贞观四年(630年)改为思州,天宝间改为宁夷郡,对费州则不及片语。《贵州图经》述武德二年(619年)置务州宁夷郡,贞观四年(630年)改思州宁夷郡,与之相同。《道光思南府志》内容主要是承袭《康熙思南府志》,书载后周宣政元年(578年)思南府境内置费州,以境内有涪川,故又称涪川郡,隋初属清江郡。武德元年(618年)以涪川、扶阳划



召在北宋初就曾领费州刺史,可见史料不实,当在北宋初期之后没人蛮荒。

## 设“安化县”的背景

《明神宗实录》以水德江改县引出“首郡”之语,讨论“首郡”来历,自然少不了研究其事。此事发生在万历年,水德江长官司正长官张谿子,族人争袭,积讼数十年而不休。思南知府阴密采人言论撤司设县,上奏巡抚郭子章,值杨应龙播州之乱初平,郭子章认为兹事体大,乃进奏朝廷。吏部据郭的奏章进万历皇帝,文中讲按道理“似应于三房张相子孙择其长者袭之以守先绪”“但思南为黔中首郡,文风渐盛,华民日繁,以夷官治华民,体统实不相称”,这里说明了思南当时是“文风渐盛,华民日繁”,《思南府志》对此亦有描述,“弘治以来,蜀中兵荒,流移入境,而土著大姓将各闲山土地招佃安插,据为其业,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。流移之人,亲戚相招,继属而至,日积月累,有来无去”“至今居民皆流寓者,而陕西、江西为多,陕西多皆宣慰氏之羽翼……江西皆商贾

宦游之裔,多读书乐仕进,亦渐趋于淳薄”。《广志》云:“江、浙、闽三处,人稠地狭,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,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,足不出外则技不售,惟江右尤甚。而其土商工贾,谭天悬河,又人人辨足以济之。又其出也,能不事于母本,徒张空拳,以笼百务,虚往实归,如堪舆、星相、医卜、轮舆、梓匠之类,非有盐商、木客、篦丝、聚宝之业也”,四川、江西的人相继入黔,嘉靖间郑晓在《地理述》中称江右人因地贫人繁,里人“不务稼穡,至有弃妻子经营四方,老死不归者”。这才有吏部所云“以夷官治华民,体制实不相称。抚按二臣,议改土设流,深得用夏变夷之意”。

## 商业繁荣

今天属于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龚滩,在明弘治前属于思南府。《黔记》收录有篇贵州巡抚何起鸣的《龚滩议疏》,文载“龚滩本思南府水德司所辖民地,弘治年间被四川叛酋酉阳宣抚司杀占”,正是因龚滩是川盐水路进思南的必经之路,当时商旅云集于此,称思南府最繁华的地方毫不为过。而酉阳宣抚司占据此处后,“将龚滩设立抽分,有过往花盐船只抽取税银,每年获利数万”,然而却“假以该司首领教官柴新斋膳为名,而入其私囊者十恒八九”。其欲壑难填,继而侵占沿河地界,《明武宗实录》载“弘治十八年(1505年)六月辛未,迁石阡府板桥巡检司于石笋崖,改隶思南府,以便防守砂场故也”,砂场是务川县的朱砂矿,当时作为思南府的两大税收之一,将巡检司迁于此处,显然是有官府多方面思考的。另从本地的多姓族谱可见,这段时间迁入思南者不胜枚举。进士田秋曾祖父田永富便是这一批人,当时以“地师”游学川黔,最终落业思南;长坝周氏始祖周元旦,弘治间从临江府因商客居长坝;举人敖淳的高祖父敖卓武,从江西新喻商居思南大岩关;云南都御使敖宗庆的曾祖父敖勤公于明正德年间便在贵州做生意,后其子落业思南太平关。正是因为这些外来的商贾、工匠、学者给思南带来了新的思想、拓宽了本地人的眼界,改变了山城的商业,原先的少数民族则融入其中,不辨汉夷。万历年成书的《大明官制》,在“贵州省”下收录有《地理繁简考》一篇,文述“……思州,石阡孤悬一隅,势可隐忧。惟思南城下有江,足通舟楫,商贾行旅,比之他郡,不甚萧条”,可想当时商旅如织。

## “文风渐盛”

思南府人素来重视教育,在元代以前不得而知。明初田宗鼎“禁民居不得瓦屋,不得种稻,虽有学校,才不得科贡”,民间纵有一二人才,亦囿于时而不展。自云南开科后,宣德七年(1432年),务川的勾天禄、印江的周冕同登举人始,人才辈出。如各县申祐正统十一年登进士第,蛮夷司土司后人安康景泰四年中举,到弘治五年(1492年)共十三人考取举人,仅次于贵州宣慰司,名列第二。其中田谷为水德江第一个进入乡贤祠者,其精于易学,“家之子弟,乡之后生,及门受业者甚多”,自田公始,思南士子多以《易经》中式。后面江西来的萧草庵先生在东门一带传馆,“其为教必从小学入,渐及举业”,思南首位解元田时龙,称为名宦的罗廷贤、罗国贤,饶家坝的举人饶才等皆出自其门。府城南门的李渭先生,一心向学,先后问道于天台歌定力兄弟、江西罗近溪、南海湛若水等人,后以王阳明私淑弟子自称,先生采众氏之说,汇于一家,终扬名立万,其学问来历,墓志称“虽由师友得之,非好学发愤不能也”,万历皇帝赠联“南国躬行君子;中朝理学名臣”,可谓中的。他的门人弟子遍布西南,甚至远在江西的学子,不远千里来请教。《思南府志》所谓“近年以来,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彬彬彬矣”即此。晏若川先生在《秋江别意卷跋后》中讲其兄晏逸斋学成不售,“欲求友于四方,而益广其所闻”,若川先生故推荐“黔之思南”,认为其“地广而沃,民淳而富”,“岂徒为货殖图哉!择士之贤者而友之,冀策蹇驴而收桑榆之功也”,晏先生认为思南不仅适合做生意,最主要的还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,“其梅坡牧子,梁川田子,同野李子乎!三子者,思南之望,麓溪子之同志也。顷以麓溪子之故……宏博之学,裨益于我者多矣”。这三人是“西台四杰”的前三人,后面的萧望更是李同野先生高弟,难怪时人大力推荐思南,原来是因思南的学风文气。思南人重视教育,在《思南府志》中称思南府儒学“规制巨丽,在贵播学校称首”,地方对教育的重视,可见一斑。这样看,思南县今天的教育水平居高不下,其文脉渊源是一脉相承的,这样想便没有奇怪了。(下转B2版)

本期导读

用创新叙事  
激活抗战记忆

思版深度阅读

人工智能  
环境里的  
诗歌情感

B3版文苑翡翠

来自  
乌江边的小婷  
孤傲行走

B4版文艺长廊

水上明珠  
耕泉斋主人

十里舞阳暖温柔

住房公积金 铜仁住房

服务热线:0856-12329

铜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我爱我家 和谐城管

服务热线:0856-8162019

铜仁市城市管理局(综合行政执法)局